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## 第十四回 楊家莊姑舅喜重逢 火神廟父子痛相認

上回書說到：下雲南拿二小請國寶，老俠侯振遠和海川帶弟子司馬良、夏九齡保王爺離開杭州，一路上遊山玩景，也不寂寞。行州過府，走隘穿關，奔江西，渡鄱陽湖，到岳陽瞻仰岳陽樓，要逛八百里洞庭湖。只見煙波浩渺，一無邊際，真是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，岸芷汀蘭，鬱鬱青青，風景幽美，胸襟為之一闊。他們爺兒五個，指指點點，棄舟登岸，進了君山。首先看到的是當年楊么起義修鑄的大鐵錘，用木錘一撞，聲聞數十里。再看看龍女牧羊、柳毅傳書的柳毅井，又參觀了聽經的兩個大石龜。相傳佛祖講經，天雨奇花，地湧金蓮，二龜聽了入神，到天明回不去，變成石龜。最後又看了大片斑斑血淚的湘妃竹，據說大舜死於蒼梧，他的兩個妻子娥皇、女英撫竹而痛哭，眼淚流乾，繼之流血，血跡染在竹上。站在君山最高處，東望岳陽樓聳入雲端，西觀百丈峰，層巒疊翠，真使人樂而忘返。過了洞庭湖，順沅江來到桃園縣地界，這是陶淵明作《桃花源記》的地方，因此叫桃園縣。天到巳分時，王爺趕路有些餓了，問：「海川，咱們是不是該吃飯啦？我覺著肚子發空了。」

侯老俠客一指，道：「前面就有個通街大鎮甸，咱們到那兒打尖吧。」

爺兒五個來到切近，這個村鎮有幾千戶人家，東西長街有三條。他們爺兒五個走的是正街，來到東村口，路旁有個大石碑，上有六個字：桃園縣楊家莊。進了街一看，來往的人跟流水似的。路南裡是個大廟的紅色後牆，虎皮石的下基，看這廟的樣式，規模很大，牆裡面可能是個大花園，參天古木。

走到廟的西邊，是個大高坡，廟牆從後面看很高，從西看就不高啦。這大坡和西廟牆連著，牆比土坡只高一尺多，坡上有大片的果木樹，綠葉成蔭。過了十字街路北有個大飯館子，黑匾金字：楊家酒樓，裡面刀勺亂響，香味到了街上。兩層樓樓窗門開著，爺兒五個進來，樓下已經是座無虛席啦。一個年輕伙計，樂嘻嘻地走過來道：「爺台上樓吧，樓上看座位。」五位順著東面騰騰騰上了樓。

他們來到南樓窗下桌前就坐，王爺臉衝北，侯老俠衝東，海川衝西。

王爺知道那兩個孩子不願意跟他們三個人在一處坐，便道：「伙計，你先給我們這兩個學生找張桌兒坐下，叫他們單吃。」伙計答應著把他們倆讓到東邊一點，在對著樓梯口的那張桌上坐下了。

伙計用布巾擦抹桌子道：「爺，用什麼酒菜？好給您準備去。」老爺仁要酒要菜，一會兒就喝上啦。伙計這才來到二小面前：「二位少爺等久啦。」

一邊說話，一邊在瞧他們倆。九齡有心，從一進飯館就發現伙計們總偷偷地看他們。九齡問：「伙計，你過來。」說著九齡掏出二兩銀子：「給你買雙鞋穿吧。」伙計眉開眼笑道：「謝謝二位少爺，讓您破費。」「唉，伙計，你給我配四個酒菜，半斤一壺的酒，來上兩壺。」「可以。」「你不必拿酒杯，這兩壺酒拿來，放在我這邊一壺，放在我哥那邊一壺。」「少爺這是為什麼？」「你不知道，那邊三位都是我們的長輩，不年不節不許我們喝酒，我們必須偷著喝。」伙計答應啦，時間不大，菜都端上來，放好盤碟筷子，把兩壺酒放在桌子腿的旁邊。司馬良膽小，說：「九齡，師大爺看見要責備的。」九齡搖頭道：「咱故意讓王爺瞧見，他心善，瞧見就得說，拿上來喝吧，這就算奉明文，然後咱每人再要半斤，師大爺就不好意思說咱啦。」司馬良一聽，對呀！兩個人一貓腰，拿酒壺喝一口，然後直起腰來吃菜，再一貓腰喝口酒，直起腰來吃口菜，旁邊吃飯的看著都發笑。王爺一眼就看見啦：「你們倆人真可氣，想喝酒拿上來喝，偷偷摸摸的幹什麼！」九齡一擠眼，趕緊站起來，立刻把伙計叫過來：「再給我們每人來半斤。」伙計答應著把酒給送來。侯老俠一樂：「您太慣著他們，就讓他們擡著屁股喝吧，您這一句話，他們奉明文啦。」其實侯老俠早看見啦，就是不說話。爺兒五個在兩個桌子上，開懷暢飲。

正在這時候，樓梯「騰騰」一陣響，上來兩個人，吃飯的人們一看，嘿！

真有長得一樣的人。前邊那位一身藍綢子衣服，梳著冲天杵小辮兒，前發齊眉，後發披肩，瓜子臉蛋，面色紅潤，跟九齡長得一模一樣。後邊那位一條大辮子漆黑刷亮，長方臉型，濃眉大眼也是一身藍，跟司馬良長得差不多。

伙計先生們都跑過來道：「二位小少爺，快快坐下吧。」這二位挨著九齡他們這張桌坐下。伙計端酒上菜侍奉慇懃。九齡就明白啦，這二位不是一般人物。他低言悄語：「哥哥，怨不得伙計瞧咱，原來咱倆跟這兩人長像相同。」

乾脆，叫這二位付咱們爺兒五個的飯帳吧！」司馬良知道他又要冒壞，道：「你不要胡來。」「您放心，我給他來個迷魂掌。」說到這裡，九齡一招手兒：「伙計。」伙計馬上跑過來：「二位少爺添酒上菜嗎？」九齡一搖頭：「不，我看旁邊這二位是英雄，你告訴帳桌兒先生和那二位少爺，他們的飯帳我們付了。」伙計過去一說，那個梳冲天杵的一瞪眼：「胡說，怎麼能讓客人付我們的飯帳？不行不行。」九齡馬上站起來一抱拳：「二位兄長，小弟見二位兄長儀表非俗，十分敬愛，想跟二位兄弟近乎近乎，一定付您二位的飯帳，您不同意那是瞧不起我們。」那邊二位也都站起來：「兩位賢兄太客氣啦。我們雖說萍水相逢，可是一見如故哇，乾脆，咱們搬在一起用酒吧。」

九齡一笑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請。」那兩個小孩立即派伙計把酒菜都放到一處，四人坐好，又叫伙計添酒上菜，跟九齡長得一樣的那位說：「你告訴帳桌兒，我們吃多少，錢都記到家裡帳上。」伙計答應著，九齡一拉：「謝謝二位兄弟的美意，我們人多。」他一指旁邊桌上：「那兒還有三個人哪！」沒想到這兩個小孩兒毫不在乎：「沒關係，有多少人也不要緊，把那張桌的飯錢咱們一塊兒給了。」伙計答應著走啦。

九齡心裡美滋滋的，讓酒讓菜，「請問二位兄弟怎麼稱呼？」梳冲天杵的這個指著他自己：「在下姓楊名叫小翠，他是我哥哥叫小香。都是父傳子授的藝業，我的外號叫鐵腿鹿，我哥哥叫插翅鶴。沒領教二位哥哥怎樣稱呼？」九齡一指自己：「我叫多臂童子夏九齡。他是我哥哥玉麒麟司馬良。」

小翠小香都作揖道：「久仰久仰。」這二人也連連作揖，「不敢不敢，請問，您和這飯館怎麼這麼熟悉？」楊小翠一笑：「夏兄有所不知，這個買賣是我家的。我們住在後街，家父也是老武林出身，子不言父名，他是上萬下春，江湖人稱展翅大鵬。我們中午每天練完功，都到這兒來吃飯。」九齡點頭，四個彼此勸酒，越喝越投脾氣。一問年紀司馬良、夏九齡比楊小香、小翠他們大，就呼兄喚弟，喝的得興高采烈。

小翠問：「夏哥哥你們能不能到舍下去一趟？一來使小弟盡地主之誼，二來多盤桓幾日，三來尚有大事相求。」這兩個人一聽，九齡問：「您二位有什麼事情呢？」小翠的臉一紅，唏噓半天，最後才說出來，「司馬哥哥、夏哥哥不知道，我和兄長從幼小隨爹爹練藝，由於我們兩個貪玩，把大好時光白白過去，辜負了古聖先賢的教誨，大禹聖人惜寸陰，陶侃賢人惜分陰，所謂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直到現在本領也不高，前幾天我們到東口大廟後邊去玩兒，在土坡上往後院裡邊看，發現廟裡有個小孩兒，年齡比咱們都小，長的挺好，最叫我和哥哥好奇的地方是他左手持刀，正在練藝。他看見我們就大怒起來，飛身上廟牆來到土坡上，破口便罵，激怒我弟兄，亮刀動手。我二人不敵，都叫那個小孩給打啦。我們又不敢向父親說出來。今天遇見二位兄長，能否助我們一臂之力呢？」九齡一聽很高興，「楊兄弟，你們兩個的事，就是我們兩人的事，也不是九齡說大話，只要到那兒，咱就把臉面找回來。他是包子，把餡兒給打出來！他要是雞蛋，把黃兒給打出來！不過……」小翠一瞧怔了，問：「夏哥哥有什麼難處嗎？」「唉，你不知道，你看。」九齡一指那張桌的侯振遠：「你知道那個白鬍子老頭嗎？」「那是誰呀？」九齡一吐舌頭，「那可是了不起的大人物，是我們的師大爺，山東侯振遠，人稱聖手崑崙鎮東俠。」「啊，大名鼎鼎的老俠客，知道。」又一指海川，「你看這位挺怯的。」司馬良一聽，心說你怎麼信口開河說師父怯呀？正想指斥，小翠忙問道：「那位是誰呀？」「是我們的師父，北京

童海川。「啊，是不是新出世的英雄，北高峰獻藝賀號的鎮八方紫面崑崙俠？」

「對，你怎麼知道？」「最近有武林同道來我家提過。」九齡他們一高興，心說：師父的名聲比我們走得還快哪！小翠又問：「當中坐的那位是誰呀？」

九齡一琢磨道：「更了不起，有這麼句話。與虎同眠，焉有善獸，與鳳同飛，必定俊鳥。」「是誰呀？」「威振武林，名聲太大啦，他姓胤名叫胤禎，順天府人氏。」「有美稱嗎？」「有，江湖人稱天下第一俠。」司馬良一聽，心說：好麼——你真能胡謔！

九齡跟小翠商量：「你先叫伙計過去跟那個老頭說，飯帳您二位付了。他們只要答應了，就可以請到府上去啦。」小翠一聽：「好辦，伙計過來。」

伙計來到近前：「什麼事呀，少爺。」小翠掏出十兩銀子來：「給你的。」

伙計可沒想到，忙謝道：「哎喲，我謝謝少爺，您高興啦，為什麼賞小的這麼多錢？」「你帶起來。」「是。」小翠一指鎮東俠：「你看見那個白鬍子老頭兒了嗎？」「看見了。」「你過去把三位的飯帳只要付下來，十兩銀子歸你。你要付不下飯帳來，今天晚上你就捲鋪蓋回家！」伙計可嚇壞了，沒法子，他滿臉笑容奔侯老俠來啦。「老爺子，嘻嘻嘻嘻……」兩隻手直揉搓：「老爺子，再給您添些酒吧？」侯老俠一擺手：「張落別的客人去吧，要酒的時候叫你。」伙計可站著不走。老俠一看，問：「怎麼不走哇？」伙計低著頭兒：「老爺子，看您老偌大年紀，依然這麼健壯，真是盛世著英，一定兒孫滿堂多福多壽！您是位修好的人哪！」王爺、海川都納悶兒，這個伙計要幹什麼？老俠一笑：「伙計貴姓？」「免貴您哪，我小子叫劉二。」「劉伙計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「唉，老爺子，不瞞您老說，我現在正著急哪！」「有什麼著急的事兒？」「我劉二是本鎮的人，家裡有個光棍兒的父親，三個沒娶媳婦的哥哥，兩個沒成家的弟弟，加上我們兩口子，就指著我一個人人在飯館兒侍候爺台們，很不容易口哇！可不順心的事兒都叫我趕上啦，又來了親戚，我寡婦岳母，還有三個寡婦大姨子，兩個沒出門子的小姨子，這二十來口人我養活不起呀。」老俠一聽，道：「你先等等說，你們家裡人跟來的親戚，男女搭配太合適啦。」「喲，老爺子您別給配對兒啊。」侯老俠他們老三位都笑啦：「劉伙計，你跟我念叨這個幹什麼？」「唉，老爺子，我今天要得筆外財，就看老爺子可憐我啦。您要賞臉一點頭兒，我就承您的恩啦。您只要一搖頭，小子我就捲鋪蓋回家，飯碗就算砸啦！」說著話，劉伙計挺難過。侯老俠喝著酒問他：「作文章也要有個題呀，你只問我答應不答應，不說什麼事，我不能答應。」劉伙計才把事情提出來：「您只要讓我們公子爺付了飯帳，十兩銀子就是我的啦。老爺子，小子謝謝您啦。」剛才九齡跟小翠他們一答話，侯老俠就生氣啦！好小子，初入江湖，就學這壞毛病，指人家的迷魂掌要吃人家，小小年紀不學好。說：「劉伙計，不是老夫臉硬，我這人一輩子沒吃過別人。不過十兩銀子嗎？你家少東家不給，我給你，這沒有關係麼。」劉伙計說到舌敝唇焦，老俠執意不肯。

這時候楊小翠走過來，樂嘻嘻地給侯老俠深深地鞠了一躬：「老人家，後輩知道您哪，您老人家姓侯名廷表字振遠，聖手崑崙鎮東俠侯老俠客爺，對吧？」跟著又給海川作了一個揖，道：「後輩也認識您哪，您老姓童名林表字海川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。」說完了又轉身給王爺也深深地施了一禮：「這位老人家，我也認識您哪。」王爺一聽，嚇了一跳，這孩子怎麼也認識我呀？一定是九齡這個冤家信口開河說的。便問：「噢，你也認識我嗎？」

「認得。您是順天府京都大地地方的人氏，姓胤單字名禎，江湖人稱天下第一俠。」雙俠一聽，差點兒樂出來。王爺可大笑起來。心說：好小子，給我賀了這麼一個號！「對對，我是天下第一俠，你找我們有什麼事嗎？」楊小翠心裡高興啊，「三位俠客爺，在下叫小翠，家父展翅大鵬楊萬春，也是當代武林中的人。他常常教育我們遇高賢不能交臂而失，必要請到家中聆教，以增見聞。今天三位俠客爺蒞臨敝處，如果不請到寒舍款待，家父定要申斥。因此叫伙計劉二說，我付您飯帳，以便恭請三位俠客爺稍留片刻，光臨我家。不知三位俠客爺肯其賞臉賜光嗎？」王爺一聽，自己此番出京，原為廣交英雄，怎能不去呢？問：「侯老俠、海川，要不咱們就去見見這位楊老英雄？」

老哥倆也樂意：「好吧，等吃完飯再去。」小翠不答應，「三位老俠客，這裡人多也吃不好，還是請吧。」爺仨無法，只好跟著去了。

小香、小翠恭請他們五位，從酒樓出來到十字街往北拐，來到後街一條東西的大街，再往西，路北廣亮大門，門前四棵龍爪槐。一個家人正出來，一見小哥倆立即垂手侍立。小翠道：「你去告知老爺子，三位俠客爺來拜訪，請他出來迎接。」「是。」家人趕忙跑過去。一會兒，有人笑著出來：「哈哈，哪三位俠客大駕光臨哪？」王爺他們一看，這老人身高七尺，背厚肩寬，一身米色綢長衫，白綿綢褲褂，高勒白襪子，大紅緞子朱履，古銅色的臉膛兒，濃眉金眼大鼻頭，四字海口，連鬚絡腮一片花白鬍鬚，光頭沒戴帽，頂還沒謝，花白剪子股的小辮。精神百倍，正是展翅大鵬楊萬春。

楊老英雄是武術世家，親戚朋友很多都會武藝，威名遠震。他十分好客，凡是過往同道，認識不認識都要款待。這樣一來山南海北的武林人物，如水之東海，全都來啦。這樣一來，就有些應接不暇，真是坐上客常滿，杯中酒不空。老英雄一想：乾脆開個酒樓，專為朋友來吃飯。小香、小翠也和他父親的性格相同，但是小哥倆沒經驗，有的人把他們倆吃得泰山不卸土，可一提武術，連個旋風腳都不會。老英雄就說過他們小哥倆，今天又聽伙計們說來了三位俠客，老英雄一想：又是來騙大米飯的吧？這才出來，可他一看大吃一驚，貝勒爺氣度安詳，雍容華貴。侯振遠形神瀟灑，風采可愛。童海川，渾金璞玉，內力充沛。楊萬春就知道不是常人，搶步拱手：「不知三位俠客爺駕到，恕在下未曾遠迎，請多寬宥。」侯老俠伸手相拉：「老英雄請起，冒昧造訪，閣下海涵。」「哪裡，此處非講話之地，大廳待茶，請。」

轉過屏風牆，眾人來到大廳。

楊萬春細問了侯老俠，接著又問海川，海川也說了。跟著又問王爺：「請問胤老俠客的老師是哪一位？怎麼對您的鼎鼎大名，過去不曾知道？」老人家侯振遠告訴楊萬春：「老英雄不知道，這位是當今康熙萬歲耀的四皇子，分府固山多羅貝勒府愛新覺羅氏雍親王爺。」嚇得楊萬春顏色更變，立即跪倒身形，以頭碰地：「草民罪該萬死，褻瀆王爺，給王爺磕頭，望王爺恕罪。」

王爺站起來攙扶：「老英雄，這次本爵是私自離京，還要斂跡一些為好，不要聲張出去。」「草民知道。」又細問為什麼來到江南？海川把上項之事說明。楊萬春非常高興道：「小翠、小香，你們快去櫃上要一桌最好的菜來。」

海川忙拉住小翠道：「一定以牛羊二肉為好。」又叫九齡他們拜見萬春。楊萬春也叫兒子拜見王爺他們，王爺特別喜歡。小香他們四個人手拉手出去了。

半天工夫，酒菜到齊，下人調擺桌椅，酒菜放上。楊萬春讓座：「爺請上坐。」王爺一擺手：「不忙，叫下人把四個孩子找來。」楊萬春知道王爺愛惜這四個孩子，馬上派人去找。家里門外，屋左房右，再找這四個人蹤跡不見。過了很長時間，院裡有人喊：「少爺們回來啦。」下人挑簾籠，王爺他們一瞧：「這是怎麼啦？」司馬良、夏九齡滾了一身的土，十分狼狽，四個人低著頭，臉蛋臊得通紅，眼裡含著淚，一聲也不言語。海川對於司馬良、夏九齡這兩個孩子，從心裡愛，就是他這人愛孩子，總像跟誰嘔氣似的，心裡是一團火，可以說血心熱膽。現在一看九齡他們這樣，能不著急嗎：「你們幹什麼去啦？」海川問的很嚴厲。王爺不願意啦：「海川輕聲些，把孩子們嚇著。齡兒，你們上哪去玩啦，怎麼弄成這樣？」九齡才備敘前情。

原來他們四個人從家裡出來，先到酒樓叫底下人快把飯菜送到家裡去。

四位一商量，趁著有空兒，為什麼不找那個孩子去呀。司馬良不樂意：「你們要去廟裡打那個孩子，萬一打不了人家，咱們挨了打怎麼辦？要是把人家打了，人家長輩出來咱怎麼辦？這事叫伯父、師父知道准不行啊。」九齡一聽很不高興：「就是你怕事，大丈夫為朋友則生，為朋友則死，講義氣，重情誼！現在咱朋友有事，怎能袖手旁觀！再說可不是吹，到那裡就把他給揍了，出了事有王爺頂著呢！」小翠又問：「是不是回去拿刀去？」九齡擺手：「不用，我們的兵刃在身上帶著哪。」他們計議停妥，順正街

可就往東了，輕車熟路，來到土坡上。小翠一指東廟牆，四個站在牆外往廟裡看，院子很深，幾十棵大樹，枝葉茂盛。果然那個孩子左手拿刀，正練功哪。一張娃娃臉，面粉團兒，重眉大眼睛，冲天杵的小辮兒，一身寶藍衣褂，薄底靴子，長相真俊。小翠一指：「就是他！」九齡一瞧，把嘴一撇，滿心的瞧不起：「別管啦。」九齡一聲咳嗽。這孩子一抬頭，他看來了四個，墊步擰腰，「嗖」

的一下就躡上來，站在小翠的面前：「你們又來搗亂！上幾次還沒把你們打怕？」九齡一瞪眼：「站住！小娃娃你真大膽！敢打我的弟弟，你不知道他們是我的朋友嗎？」那孩子一聽，濃眉往上一挑，一陣冷笑：「呵呵，助威的人來啦，好哇，來吧。你們一齊上，小太爺不怕！」九齡一樂：「打你何須人多。」說著撩長衫，「嘩楞楞」，套挽手一抖鏈子槊，蹦過牆去。「來吧，進招！」九齡左手鏈子槊「嘩楞」一涮，右手鏈子槊，「丹鳳朝陽」照定小孩兒太陽穴就打。夏九齡的鏈子槊快到啦，那孩子隨著往下一矮身，左腳往左邊一滑，左胳膊肘兒頂著刀背，刀刃衝外往九齡腿上一抹，九齡心說好快呀。九齡搖雙槊，腳尖點地，縱身起來從刀上過去，萬萬沒想到，這個小孩可厲害，他左腿抽步又回來，跟著右腳往裡合步，左手一按刀把，正腕子拿刀就劈。九齡還沒回過身來，只好貓腰一擡屁股，那孩子抬右腿就是一腳，「嘭」！把九齡端出一溜滾兒去。九齡滾出去，鯉魚打挺兒起來還沒站穩哪，這孩子蹦起來上去又一腳，九齡再起來，再端一腳。九齡長這麼大可沒栽過這麼大的跟頭，他都要哭哇！司馬良同仇敵愾，掏出鏈子錘，「嘩楞」，雙錘一悠，從這孩子的身後，「枯樹盤根」掃堂錘就到啦。這孩子「張飛騙馬」，左手持刀反手一掄，左腳揚起，右腳跟過，從司馬良的錘上過來，就勢一長身，躲左腿，左手刀擦陰一刀，司馬良撒左步，雙錘蓋刀。可這孩子借勢變式，墜肘沉肩，滑左步左手刀摸過來往上撩。司馬良若不撒手扔錘，兩隻手全都得掉下來，只聽「噹啷啷」雙錘落地，「撲通通」，司馬良被一腳端倒。小孩子把嘴一撇，「再來搗亂，一定殺死你們！」九齡哥倆一身土站到那裡發怔。小香、小翠只好給揮揮土。九齡不叫往下揮土，他明白，師父童林表面嚴厲，可心裡很疼我們哥倆。如果要知道我們兩個受了欺負，師父就要管。即便師父不讓管，只要在王爺面前一掉眼淚一撒嬌兒，王爺就不乾啦。小翠直道歉：「真沒想到，二位兄長受委屈了！」九齡搖搖頭：「沒什麼，回去吧。」四個孩子才回家。

王爺一聽海川問得很嚴厲，不樂意啦：「海川，你不要管，我來問。你們四個都過來，說說你們幹什麼去啦？」四人過來行禮。九齡一邊擦眼淚，一邊說。王爺一聽就惱啦：「這是為什麼？小小年紀就欺負人！海川，你去帶著他們到廟裡問問，這還了得。」其實海川也不高興，我的徒弟，我自己都捨不得打，叫你們打著解悶兒去。侯老俠過來問：「九齡兒，這孩子為什麼打你們？你們去飯館為什麼又到廟裡去啦？你怎麼知道廟裡有這麼個孩子？你們四個，人家一個，到底是誰尋誰的晦氣？你們倆挨打，為什麼小翠哥倆沒挨打呀？」九齡沒回答。小翠過來道：「老伯父，我和哥哥早就挨過打啦。」老俠大笑：「好誠實的孩子！不用問，你們挨了打，想約助拳的，沒想到這助拳的見義勇為，可惜身不量力，也叫人打回來啦。既然打回來，就該把身上的土去掉，吃個啞巴虧才是，為什麼帶著幌子回事？知道王爺疼你們倆，帶給王爺看的，好借王爺的力量，叫你師父給你們找面子去。我沒說錯吧？可惡的東西，把土擲了去！」司馬良一邊往外走，一邊嘴裡嘟囔：「你偏逞能，都叫師爺猜著啦！」氣得王爺也大笑起來：「這九齡奴才，連我都算計！楊老英雄，您知道怎麼回來？」展翅大鵬揚萬春長歎一口氣道：「唉，爺駕，二位俠客爺，有所不知啊，這件事草民早就知道。我兩個犬子被打，有人告訴我啦。可這孩子使用左臂刀，這我猶豫不定，不敢前去。」

王爺聽了不解：「為什麼呢？」楊萬春說出一番話來，大家一聽點頭贊歎！

原來楊萬春有個胞妹，當年嫁到沅江下游柴禾口，小地名叫西湖城。這個地方地勢低窪，北面的沅江，就如同在半空中懸著一樣。妹丈姓洪名利字炳南，家傳的武藝，使用左手刀，外號左臂神刀。這刀招一共是六手，夫妻成家之後，十分和美，楊氏既勤勞又賢惠，一晃六年過去。洪利每天用早功，他練刀總在自己後院，院牆是用荊苕編的，從外邊可以往裡看，這麼多年來，功夫從不間斷。沒想到有個偷藝的，把他的六手左臂刀給偷去啦。這年洪利打算去廣東訪友，大奶奶一聽，並不攔阻，但是夫妻商量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萬里人需行萬里路，太史公遊名山大川，才作出好文章來，為妻怎能攔呢？不過我已懷孕，是否等到為妻分娩之後再走呢？」洪利搖頭：「不，我說走就走，至於生孩子，有鄰居幫忙，也沒什麼。不過我何時回家尚難預料，你要生個男孩兒，在左邊耳下紮兩個字叫『玉耳』。要生女的，在右耳下紮兩個字，叫『玉蓮』。這就算給孩子起的乳名兒。」囑咐完了，洪利就走啦，直奔廣東省而來。

廣東龍門縣青龍街東口有個八卦堂藥舖，這個藥舖的掌櫃的，是一位內外兩科的好大夫，姓王名十古。他這名字，王字把當中一豎抽出來就是八卦之中的乾卦，乾三連。如果用這一豎把三卦當中一隔，就成了坤卦，即坤中斷。乾為陽、坤為陰、陰陽相輔即為兩儀。十字四個頭兒為四象，古字五筆為五行，他這名字包涵兩儀四象五行。這個人不但深通醫理，而且是一位武術大家。幼年之間，三人嵩山少林寺，在大殿的匾後頭巧得少林寺十三節人骨鞭；在後閣佛樓上，因為本廟方丈一圓大法師的玉成，巧得寺中禮芘的無價之寶：天罡鞭三十六隻手的鞭圖。他回到家中總不出戶，四十年，精研鞭法，得其精髓，並且加以創造為活把鞭，成為江湖第一條鞭，並且還有自己的五行八卦掌，按週天三百六十五式，業已練成，人稱頭頂太極腳踩八卦、乾坤妙手王十古。今年已經七十歲，文武兩科，內外兩家，俱臻絕頂。洪利就為拜訪他才來到青龍街。等到了東口，一看路南過街的大影壁，路北廣亮大門，八棵龍爪槐，大門關閉，自首掛著木牌，有四個字：「今日停診」。

洪炳南一陣沉吟，自己不遠千里而來，不能空回，但是機緣不巧哇，洪利來到西口路南的王家老店。伙計接他到跨院兒，擦臉漱口喝茶，吃完飯獨對孤燈，悶悶不樂。伙計看出洪利有心事，便問：「客人不是本地人，府上哪裡？」

「湘西桃園縣。」「喝，可真不近哪，您到這邊有什麼事幹哪？」「我來訪個朋友。」「是什麼地方的？」「就是你們青龍街的，八卦掌王老俠。」「喲，這老爺子不在家吧？」「對，你曉得這位王老俠去什麼地方啦？」「知道，他去北省啦。」「暫時回不來吧？」「回不來，我們店裡有好幾位病人，都等著他回來哪。」洪利一聽，看來這次不能相見啦。

次日算帳離店，出了街口，他驀然間想起一位了不起的武林前輩，也是本地人，是上三門中掌門門長、三清教掌教教祖，廣東龍門縣清源山寒風島祥慈觀觀主，複姓歐陽單字名修。這位老劍客爺，年逾百歲，掌教多年，武功已是爐火純青，是一位上十二劍客中的有名人物。幼年慕北宋賢相歐陽修的品德，自己改名為歐陽修，隱居此處多年。於是，洪利催船來到寒風島。

下船後順著石級往上，青山疊翠，風景清幽，洞天福地，使人心曠神怡。山上萬綠叢中隱現紅牆，到了祥慈觀東角門兒，用手扣打門環，出來個一身青的小老道兒：「無量佛，檀越找誰呀？」洪利抱拳：「弟子湖南洪利，來拜見歐陽仙長。」小老道笑著單掌打稽首道：「無量佛，洪檀越，你的造化不小，請吧。」洪利歡喜若狂，過三層殿，來到東配殿。小老道一挑簾，洪利抬頭看，迎面几案八仙桌上垂首椅子前，站著一位鶴髮童顏，仙風道骨的老劍客，古銅色的道袍，楊木道冠，玉簪別頂，一部大白鬍子飄灑在前胸。洪利搶步跪倒磕頭，道：「老前輩在上，末學後進晚生洪利拜見老人家。弟子久崇您老，有意拜師，可是弟子愚鈍，不知老人家能將弟子列入門牆聽教嗎？」歐陽老劍客，當年在陝西鳳翔府城南金風山玉皇觀，後來收了個徒弟，又把徒弟的親弟弟也給收下了。而這個徒弟是和尚，僧道不能並居，所以玉皇觀改為古剎玉皇頂，這座廟交給徒弟掌管。老人家回到廣東祥慈觀下院來住，算來已經十幾年啦。洪利要拜師，老劍客給扶起來道：「炳南公，不可如此，我們做個朋友吧。」儘管洪利苦苦地哀求，老人家也不收。洪利依然恭恭敬敬給老仙長磕了八個頭。

小老道給洪利安排了住處，沒事的時候，二位經常在一起下圍棋。洪利的棋份可不低，有時談起武術，歐陽爺問他：「賢契的左臂刀，會多少手？練練看看。」炳南練完了六手。「你再往下練。」「弟子就會這些。」歐陽爺點點頭：「這就不錯啦，這左手招術都快失傳啦。好吧，還有後六手給你續上。」從這天起，除了下棋品茶，就是切磋這六手刀法。本來是一層窗戶紙，一捅就破，何況洪炳南聰明絕頂。光陰荏苒，日月穿梭，眨眼就是六年。

這天他們二位下了一盤棋，歐陽爺開局不利，等到了中局，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可炳南只顧征戰，忘了自己的家

啦，稍一計算失准，被歐陽老劍客反過手來，反敗為勝了。他推開棋盤，道：「無量佛，哈哈，賢契，怎麼這盤棋您倒輸了呢？」洪利說：「老師的棋份兒比弟子高明啊！」歐陽道爺一擺頭：「非也，如果真比你高明，那麼開局就不致落後。看來你輸在棋勝不顧家啦！」洪利一怔：「啊！」不由地一陣難過。便道：「老人家對晚生有責備之意，弟子遵命就是。」「等一等，你我總算有緣。」說完了到鶴軒裡，取出了一口刀來，綠沙魚皮鞘，金什件很講究。老仙長一按崩簧把兒，「噲亮亮」聲音如同龍吟虎嘯，刀一出鞘，「唰」的一下，好像一道電閃，奪人二目。這口刀四尺長的刀苗子，背夠一指，刃中一絲，鋒利無比。

「炳南，這口刀叫八寶電光刀，玉金鍛造，千錘百鍊。這口刀斬金斷玉削鋼剔鐵，望你善用此寶，保你一世成名。」炳南連連擺手：「老師，弟子絕不敢要，怎能奪老師所愛呢？」「無量佛，寶刀寶劍雖好，終是殺人利器，出家人杜絕貪嗔癡愛，要它無用。不過此物在山人手中數十年，未敢妄傷一人，希望你不要錯用它也就是了。」洪利跪倒磕頭，接過寶刀懸於肋下。仙長取紋銀五十兩，給洪利權當路費，洪炳南叩頭告辭。

洪利走出廣東想回家，無奈又一回想：此次到廣東，得遇老前輩，學藝贈刀，要是這樣無聲無息地回家，真對不起老人家心血栽培，不如在江湖遊歷闖蕩，人活一世，草活一秋，不能虛度年華。洪炳南就在南七北六十三省遊歷了十二年，名譽遠震。前後十八年，賢臣懷故土，良鳥戀舊林。洪炳南歸心似箭，晝夜兼程並進，直奔柴禾口西湖城。等來到西湖城一看，傻眼啦！

柴禾口一帶十幾個村子全沒有了，成了一片汪洋，周圍蘆草叢生，連個人影都看不見了。洪炳南二目發直，手足無措：「哎呀，我的家哪？一定被大水沖走。我洪利家敗人亡啦！」他放聲大哭，抖肺搜腸，淚如泉湧，哭著哭著就昏死過去啦。

不知過了多大工夫，一口濁痰吐出，悠悠氣轉，覺著耳中作響，眼前金花兒亂跳。自己坐在地上，旁邊站著個人。炳南一看是個花白鬍子的老人，十分面熟。便問：「啊，您不是東湖城的孫奎大哥嗎？」「不錯，你是誰呀？」

「小弟洪利。」「喲，你是炳南大兄弟？兄弟呀。」孫奎貓腰抱住，放聲痛哭。「兄弟，兩世為人哪！你只顧訪友在外，可苦了弟妹姪兒，他們早已不在人世啦！」炳南一聽，猶如萬把鋼刀紮於肺腑。孫奎才備敘前情：「洪賢弟，你走後不久，弟妹生下一個男孩，長的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。弟妹在孩子左耳後紮了「玉耳」二字，給孩子起名叫玉耳。哪裡想到，在第三個年頭上，連連下雨，沅江決了口了，大水灌到柴禾口，這一帶村子無一倖免，連根草都是後長的。」說到這兒，洪炳南泣不成聲，問：「孫兄，您怎能逃出虎口？」「唉，別提啦，你知道我是貨郎，走街串巷，鬧水那天我去沅陵城裡販貨，貨主叫我喝了幾盅酒，晚上走不了就住在城中，才倖免於難。」洪炳南哭得死去活來，孫奎勸解半天：「兄弟，你最好還是到孩子舅父家中探詢一下吧。」洪利拭淚點頭，「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。」這才奔楊家莊而來。

到了妻兄家門口，他臉一紅，真是沒臉見人哪！磨蹭了半天，這時從裡邊走出一位家人問道：「這位找誰呀？」「我是柴禾口西湖城洪利洪炳南，來拜見你家員外。」「喲！您是洪姑老爺，快請進。」

客廳之內，由於九齡他們被打，楊老英雄正在說這件事哪：「十幾年前鬧大水，一家衝走，妹妹外甥生死難明。妹夫遠離鄉井，十八年未有音信。怎麼出現用左臂刀的呢？這個孩子和妹丈有沒有天緣？再說火神廟的方丈，與我也有一面之識，怎能為此傷了和氣哪？」王爺聽完，說：「老英雄不必難過，洪老英雄吉人自有天相，將來一定團聚。至於這個孩子，倒是有些意思，不如叫海川他們爺兒幾個看看去。」王爺一說，大家認為可以。正要去火神廟，家人跑進來道：「老員外，西湖城洪姑爺來啦。」「啊，現在哪裡？」就聽院中有人哭：「大哥，我沒有臉面來見您哪。」家人挑簾子，楊萬春一看悲從中來：「妹丈啊。」洪利跪下，萬春也跪下，抱頭痛哭。侯振遠過來勸道：「二位老英雄，既是至親，久別重逢，應該高興啊，免痛吧。」

王爺、海川也勸。把哥倆拉起來，家人端來臉水。洪炳南熱淚直流，把十八年的事情都說了。楊萬春趕忙拉洪利過來，道：「妹丈，這是當今萬歲爺的四皇子雍親王爺，快行禮。」炳南怪納悶，怎麼皇上兒子跑到我大舅子家裡來啦？便給王爺行了禮。楊萬春又把侯、童介紹完了，小香、小翠過來給姑父叩頭。炳南看這兩個孩子想自己的兒子，要活著也這麼大啦，未免又傷感一番。炳南又到內宅見過小翠的母親，又是傷悲又是喜，這才回到前廳，分賓主落座。

洪炳南很愛這四個孩子。夏九齡這小孩心眼多，他叫小翠把姑父請到廂房，問：「老伯父，您在廣東學的也是左臂刀吧？」「對對，少俠客問這個幹什麼？」「您不知道，前街廟裡住著一位使左手刀的，他說天下獨一家，我們四個都叫他給打啦！我師父正要找他去，不想您來了。」炳南公一想：怎麼？又出了使左手刀的啦？問：「這人有多大歲數？」小香剛要說，九齡接過來啦：「老人家，這個老頭大約八十多歲。」「啊！」洪炳南一怔，這麼大年紀使左臂刀，沒有容人之量，打這麼大兒的孩子，真不像話！「孩子們，咱們吃完飯去一趟看看。」「您老人家現在就去吧，把那老頭給教訓完了回來正好吃飯。」九齡這麼個一說，炳南活了心：「好吧，咱去看看。」

這時候家人很忙碌，出來進去穿梭似的，也沒注意。爺兒五個一直來到廟後邊，炳南幹什麼來啦？倒不是為了打人，他想這左臂刀沒人會呀，這老頭是誰呢？他急於知道究竟，所以才來。上了土坡，小翠商量著說：「姑父，您們在這兒等著，我去誑他。」楊小翠到廟牆附近，探頭兒往後院一看，這小孩兒正練刀，抬頭就看見小翠了，喊道：「小輩，你們真不知羞恥，又來搗亂，捉住你絕不輕饒！」小翠一瞪眼，「你敢出來嗎？咱們再試試。」這小孩兒擰腰就躡出來：「哪裡走。」小翠一招手：「這邊來。」撒腿往西跑。

後邊這孩子也追下來。炳南一看：「那不是個孩子嗎？哪裡是老頭兒啊！」

九齡一吐舌頭：「他剛刮的臉吧。」洪老英雄這個氣呀！一見這個小孩兒心裡一陣難過，這個孩子的長像，好像跟自己小時候差不多，如果不是大水降臨，我的兒子也有這麼大啦！洪炳南剛要說話，那孩子拉出刀來就瞪眼道：「你這麼大的年紀，也這樣無知，助紂為虐！亮你的兵刃，咱們比試比試。」

炳南公一看這孩子拿刀的架式與自己一樣，心想我看看他的招數，是誰家子弟？他也一伸手，「噲亮亮」，拉出寶刀，這個小孩兒也怔啦，怎麼這老頭也會左臂刀？想著，往前一湊步，用刀照定炳南右肋便紮。炳南往下一矮身，躲右步往右甩臉，這手叫「鐵牛犁地」，鼻子尖兒真快擦地了。左手刀扭小孩兒的腿腕兒，小孩當然要蹦起身來。洪炳南的招兒鬼沒神出，他收右腿，左手刀用了一招叫「巧摘天邊月」，刀尖兒正掃在這小孩兒的耳垂兒上，老英雄絕無傷孩子的心，當刀尖兒沾上耳垂兒，一個綠豆粒大的血珠兒就出來啦。這時老英雄已看到這小孩的左耳下有兩個小字「玉耳」。炳南公趕忙抽刀還鞘。

正在這時，順廟牆從南往北，有人念佛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，洪施主，千萬別傷此子，貧僧來也。」這孩子一看和尚，自己又吃了虧，「哇」的一下就哭啦。和尚把孩子摟在懷中，十分疼愛。炳南一看是自己的一個朋友，名喚普妙。這個人專門配一種放火的藥，作為暗器使用，當場動手之際，把藥彈在對方身上，立刻起火，十分厲害。他有個外號：神行賽羅宣，這個人的腳快，羅宣是火神爺的名字。普妙原來是個俗家，名叫宋遠志，有個外號：神得狸子，是個不齒於人類的壞賊，殺害少婦長女不計其數。到三十多歲啦，他坐定了一想：自己也是堂堂七尺的男兒，十月懷胎，父母生養，羊羔跪乳，馬不欺母，難道說自己就不如禽獸嗎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哇，我十年來胡作非為，害了多少姑娘媳婦！我應該懸崖勒馬，放下屠刀。

他把牙一咬，夜行衣一燒，投奔了這火神廟的方丈，只說家貧向佛，願意皈依三寶。方丈給他剃髮為僧，賜名普妙，教他參禪打坐，焚香唸經。但普妙坐下閉上眼睛後，怎能息心靜慮呢？被自己害死的那些姑娘媳婦，都呈現在眼前。普妙買了兩口短刀，放在自己的左右，只要閉上眼睛剛一想過去的事，隨手拿刀照頭上「嘯」就是一刀，血刷的流下來：「彌陀佛，彌陀佛。」剛一想過去的事，「嘯」又是一刀，血往下流，口誦佛號。砍得腦袋傷疤太多，又砍身上。三年光景，從頭到腿都砍到啦，這一身的傷疤，沒法救了。老方丈圓寂，普師父升了首座。

普妙早就認識炳南，願學左臂刀，洪利婉言謝絕。所以普妙最後決定要偷他的招數，每天在籬笆外面，一點聲息沒有，費了幾年的工夫才把這左手刀全部偷會。洪炳南離家出走，當楊氏安人生這孩子的時候到了滿月，特請普師父來，給孩子刺了玉耳二字，



並且拜了師，普師父每到年節都要來看望玉耳母子。萬萬沒想到玉耳到三歲上，正值伏汛季節，連連下雨。這天天已經快黑啦，楊氏安人用一個大木盆放好水，給孩子脫光正要洗澡，天崩地裂一聲響，把楊氏安人給震昏過去。等安人醒過來，大水就到了。

「嘩」，這水就把木盆衝起來，哭聲喊聲，都被大水淹沒了。

在沅江下游有個大村子叫洪家堡，有個老員外名叫洪方。他家大業大，驛馬成群，米糧成囤，是個大財主。兩口子跟前一個兒子，叫洪華，六歲上在門口玩耍，被歹人拐騙，十年之久，音信皆無，開始還貼告白，派人尋找，後來也就不了了之。這次沅江決口，老員外洪方起來點上燈籠，叫管家邢善隨著自己帶著十幾名家人，來到村外堤埝上，本村連男帶女，都點著燈，掘土搬石，加固堤壩。哎呀，往前一看一片汪洋。救人的救人，撈物的撈物，順水漂來的東西太多啦。邢善遠遠地看見一個木盆：「員外爺，您看那是什麼？」燈籠挑起，洪老員外馬上派人下水接上來。等把木盆拖到岸邊一看，是個小小子，洪員外大喜過望，把孩子抱回家去，擦乾淨給穿上衣服。見這孩子左耳下有兩個字：玉耳，所以就叫玉耳，夫妻甚是疼愛。老員外做六十大壽，孩子都八歲啦。有個婆子不留神碎了一個碗，老安人說了她幾句，這婆子一生氣，把事情都告訴了玉耳。這孩子很知禮，很有心，拜完壽沒有起來。老員外心疼，用手相攙：「兒啊，起來吧。」玉耳磕頭：「爹爹，孩兒問您一句話行嗎？」「兒啊，有話就說吧。」「孩兒我是您的嫡親之子嗎？」

老員外當時就沒說上話來。玉耳流下了眼淚：「爹娘啊，養育之恩，孩兒我一定答報，您也應該告訴我的來歷，以便認祖歸宗啊！」可這個事老員外說不上來呀！正在為難之際，家人進來：「啟稟員外爺，火神廟的普妙方丈來拜見。」洪老員外借著這個機會來到前廳。神行賽羅宜普妙自從柴禾口鬧大水之後，各處尋找楊氏安人和玉耳，怎奈黃鶴無音，一晃五年。今年想起到洪方府上拜壽來啦，二位落座獻茶，普妙一看洪方有些不高興，問：「洪施主，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壽誕之期，怎麼有些不高興啊？」洪方長歎一口氣道：「唉，普師父不是外人，我因為這個兒子，有點難心的事。」普妙一怔：「洪員外，您兒子十年前不是被拐了嗎？怎麼又有兒子啦？」老員外搖搖頭，從頭至尾敘說一番。普妙念佛：「彌陀佛，洪員外，您把小公子請出來，貧僧看看。」洪方立刻派人把玉耳叫出來。普師父一眼就看出來了，這玉耳當時雖說三歲，這時也好像看著普妙眼熟。老員外叫玉耳上前拜見。普妙把孩子拉過來一看，非常高興：「彌陀佛，洪施主，此子乃左臂神刀洪炳南之子，這玉耳兩字，乃是貧僧在他週歲之時，他母親請我所刺，並且拜在貧僧名下為徒。大水來臨之時，我曾走遍柴禾口，杳無下落，算來已經五年啦。老員外本是慈善之家，理應叫他認祖歸宗才是。」洪方二目發直，一語不發。玉耳跪在洪員外的面前：「爹爹，您這救命之恩，養育之德，孩兒終身不忘，兒願隨師父去尋找天倫母親，請爹爹原諒。」老員外落淚如雨：「孩兒，你放心，為父一定叫你隨師前往。來，你隨父到後面拜見你母親，說清此事。」爺倆到後院，玉耳給洪老安人磕頭，自有一番惜別之情。老員外跟普妙師父說：「玉耳隨您前往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此子一切花費，均有老夫承擔。」回到火神廟，普師父說：「你現在是練功夫的時候，當年我偷學你父親的左臂刀，現在我落葉歸根再傳你。」玉耳盤腰窩腿，普妙拳腳兵刃一齊教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流，眨眼間達十年之久，普妙把放火的本領也盡情傳授，起名兒叫左臂花刀小火神。小香、小翠幾次攪鬧都被玉耳打跑，這回遇見洪利，才刺破玉耳的耳垂兒。這時普妙趕到：「彌陀佛，洪施主。」洪老英雄一看：「普師父，是您哪！」「哈哈，嫡親之子，就在眼前，還不相認，等待何時？」「這是我兒玉耳？」「然也。」「哎呀，兒啊！」洪利兒子思妻，眼前一發黑，「撲通」，當時昏死過去。玉耳一聽，嚎啕痛哭：「爹爹呀！」踉踉跄跄跑過來，跪在埃塵，伸手抱住洪炳南，把頭紮在懷裡：「老爹爹呀，苦命的孩兒玉耳今天才能見到您老人家一面。」小香、小翠也知道是表弟啦，過來把玉耳抱住也痛哭流涕。九齡、司馬良直勸，普師父一個勁的念佛。洪炳南擦乾眼淚，捧著孩子的頭，仔細看這兩個字。普妙說：「洪施主，我看先到小僧廟中稍微休息一下，敘一敘離別之情吧。」洪利點頭。

大家一齊來到山門，往裡走直奔禪堂，普師父把偷學左臂刀、刺字、巧遇、傳藝，以及玉耳被洪方巧救都說了。洪利泣不成聲。普師父叫玉耳給父親磕頭，小香、小翠、九齡、司馬良也都過來各敘前情。炳南公帶玉耳跪在普妙的面前：「若非普師父搭救，我洪利便成了千古罪人。隆恩厚誼，生當隕首，死當結草哇！」普妙扶起來道：「彌陀佛，總算貧僧與施主有香火之緣，只是尊夫人這多年來，杳無音信。我想吉人自有天相，將來一定一家團聚。既是楊府上還有賓朋，玉耳收拾一下物件，隨父去吧。」玉耳擦著眼淚：「師父。」說完跪下，一陣悲傷。普師父一笑：「孩子，離合聚散，人之常情，你又何必難過？為師我的門戶不響，孩子你將來若名揚武林，就必須另投師門。」玉耳答應。洪利抱拳：「普師父，我孩子的舅父家裡來了侯、董二俠，還有王爺，咱們一同前往吧，不然的話，王爺知道你的見義勇為，古道熱腸，也要派人來請。」普妙也換了件僧袍，大家離廟來到楊府。

王爺一見這五個孩子，一個賽一個，非常喜歡。又細問了玉耳學藝的事情，這五個孩子形影不離，王爺一看這樣，便說：「哎，你們五個結成盟兄弟，今後在江湖上也有照應。」王爺的提醒兒，老人們都樂意，一敘年齡，司馬良行大，往下夏九齡、楊小香、楊小翠、洪玉耳。王爺高興：「來，我給你們舉香。」請來三義瑪兒（三義瑪兒是劉關張桃園三結義），擺好香蠟，王爺燒香，五個孩子磕頭，然後挨著給長輩行了禮。

熱鬧了兩天，海川幾次要走，都被挽留住。洪炳南一看不行，便道：「這樣吧，王爺，二位俠客爺，此去順沅江往西南約一百多里，有個三義莊，我當年離家去廣東，正巧投宿在三義莊。當初叫二老莊，後來結交了我，才改為三義莊。這莊後街有兩家，一個叫神刀紅眉叟鄭奎鄭天雄，一個叫鐵戟將高林高元甫，他們是我的兩個拜弟。你們爺幾個去他們那裡，我在家中安置安置，隨後再去，他們小弟兄不是又能多在一起幾天嗎？」侯老俠一聽很好，當時告辭，楊萬春拿出黃金百兩，給王爺他們做路費，王爺叫九齡放在小包袱裡，眾人便上路了。

走了兩天到了已分時，眼前一個大村鎮，進到正街東口，有一塊路石，上邊有字：三義莊。他們來到十字街路北，有五間門臉兒，三層樓的一個大飯館兒，黑匾金字：望友樓。伙計挑簾子：「爺台，裡邊請吧。」爺兒八位進來之後，順樓梯來到二層樓。這個飯館兒，好像四合院兒，當中有院落，周圍都是樓，搭著硬架兒天棚，他們順著走廊往後樓走，進來一瞧，後窗戶全開著，明窗淨幾。王爺到後窗戶往外看，後邊是一條大街，對著飯館，並排三所大瓦房，門窗戶壁全一樣，都帶花園兒，只是當中這所的大門關閉上鎖，左右兩所大門開著。王爺看著出神，心想：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後邊有人說話：「爺台，您看這房子有些特殊吧？」嚇了王爺一跳。王爺一看，就是剛才在門口讓座兒的那位。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我姓王行二，窮人家沒學名，不過侍候人的，嘴頭就要甜，說出話來您愛聽，我外號叫巧嘴八哥兒。」王爺這個樂！王爺問王二：「後街三座瓦房一草一木都同一樣式，為什麼當中鎖門哪？我想可能是親弟兄三個，大哥不在家，兩兄弟為了友愛，不敢住在當中，富而好禮，古有銘言。一定是這麼回事吧？」王二把頭一搖：「爺台，您真聖明，不過全像您說的也就不足為奇了。這三所房子不是一個姓，是異姓兄弟。我們這鎮甸，後改為三義莊了，就因為這個。兩位老東家一位姓鄭，一位姓高，雖說是異姓兄弟，確比親弟兄還親哪！這話說起來有二十來年啦，有一位洪利老英雄到此拜望，雖然萍水相逢，真是一見如故。

老哥仁情投意合，一定要結為兄弟，這樣才把村子改為三義莊。老哥倆拿出錢來，先破後立，蓋了這麼三所房。兩位東家和洪員外商量，要親自去柴禾口把盟嫂接到這裡來住，因為洪員外的家境並不富餘。可洪員外說：「這麼點兒事，又何必親自前往哪！等我回家後，就把妻兒接來，到那個時候你們還能見不著嗎？」兩位東家也不敢深說，這洪員外就從三義莊走啦。哪知道這一走就毫無音信了。兩家人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了一天又一天，盼了多少個春夏秋冬！老哥倆不能等了，準備車輛人馬去往柴禾口，等到了西湖城，哎呀，爺台，您猜怎麼樣？村民皆被大水沖走。老哥倆悲痛萬分，回來之後，才把當中大門鎖上，每天派人收拾打掃，完畢之後就關門。老哥倆開的這飯館一望友樓。這是盼望朋友的意思。老弟兄倆思念兄長的時候，必到望友樓來。要說交朋友，說什麼羊左之交、管鮑之好、桃園三義、雷陳之風，小子我全沒看見，只有我們東家，我親眼看見啦！」王二不愧是巧嘴八哥兒，這片話連侯老俠、海川聽得都津津有味，五小也都怔啦，玉耳的眼淚流下來。

王二說看也是眼睛發紅：「爺台，東家原來是我侍候，老弟兄准在您站著的這個地方，望著大門落淚。見房屋如見友，爺台您看腳下都是濕的，那是多年的思兄淚呀。窗台上光亮光亮，那是東家用手撫摸的痕跡。」王爺問：「王二，你說了半天，你認識左臂神刀洪炳南嗎？」「不認識，淨聽說啦。」「那好，我來給你介紹一下，玉耳過來。」玉耳趕緊走過去。王爺介紹道：「他就是你提到的洪炳南之子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。」王二又驚又喜：「您是我家少爺？」「不錯，正是洪玉耳。我奉父親之命，前來給叔父請安，家父不久即至，有勞你代為回稟。」「喲！真是少爺呀？王二給少爺磕頭，怨過小子不知，實在怠慢。」玉耳伸手攙扶：「王二，你快去稟告兩家叔父，玉耳在此恭候啦。」王二一聽，撒腿就跑，一直來到後街東道這所大房子，進大門直奔客廳。神刀紅眉叟鄭奎、鐵戟將高林哥兩個正在客廳喝茶哪。王二跑了進來，氣喘吁吁道：「兩位老員外爺，大喜啦。」「什麼大喜？」「洪少爺來了，在後樓，還有好些朋友哪！」「啊！」真是意外之喜，老哥倆往外跑，與玉耳見面相逢。